

第三十三章 關鍵記錄

高易公館律師事務所的新辦公樓位於臨近外灘的北京路7號。門口牆上釘著金底黑字的典雅招牌。進門以後的大廳氣派豪華，大理石地板光亮奪目，6扇落地窗戶的百頁窗全部掩下，無論晴天雨天，枝形水晶吊燈燈火通明，給人以此地不分晝夜，全天候為委托人服務的氣氛。天花板上雕刻花紋的橫梁，軒昂地凌駕於牆上仿荷蘭畫家倫勃朗的油畫之上。沿牆的沙發和臂椅罩著蕾絲臂套和長流蘇的椅套，整潔得好象從來沒有人坐過。供十幾個律師事務所職員用餐的飯廳座落在客廳盡頭，裡面擺著一張巨無霸的餐桌和宮廷式的餐具櫃。客廳和大門之間是大小不一的會議廳，辦公室，資料室，以及裝修得像餅干盒蓋子那樣琳瓏的衣帽間。每道門前放著兩盆經常更換的四季鮮花。

同12年前高易公館律師事務所剛開張時，連茶房在內，一共隻有2名雇員相比，現在的律師事務所已經有14名雇員。其中有2名律師幫辦，2名會計，1名總文案，4名文案，3名稱呼為“大寫”的低級祕書，和2名茶房。

一間裝飾端莊的小會議廳裡，高易正在和助手開會。

"一共溺死65人，其中官員23人。這是溺死官員的名單。"律師幫辦雷滿遞給高易一份文件。

律師雷滿是高易所雇的兩個律師幫辦之一，他比高易小10歲，相貌堂堂，毛發鐵灰，五官輪廓分明，臉上的金邊眼鏡映著牆上的燈光，鏡片后面的眼睛顧盼靈活，灼灼生輝。他說話時，愛把眼鏡推到鼻梁上端。

死者名單是從上海輪船招商局向英國領事法庭狀告“非凡號”撞沉“福青號”的狀紙裡整理出來的。景八爺的鎮江船運公司早已併入招商局，使高易一枚銀元股份的董事身

份成了歷史。在沒有利益沖突的情形下，高易公館律師事務所接受儀和洋行委托，成為被告“非凡號”的辯護律師。高易挑選雷滿做這件案子的助手，因為雷滿具有嗅覺敏銳，天不怕地不怕的個性，很適合對付“非凡號”這件困難的官司。另外一位律師幫辦瓊司，精細過人，思緒嚴謹，高易讓他繼續專心監理各派教會捐助華北旱災的善款。

由於多位大清官員死於這次“非凡號”和“福青號”相撞的海難，案子引起各方矚目。大清方面，上至北洋大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下至新任上海道台馮俊光，紛紛照會大英公使或駐上海總領事，要求“非凡號”充分賠償招商局；英國方面，外交大臣德比伯爵致函上海總領事，要求對該案作公正審判，“務使華人上下信服”。

這時的大英駐上海總領事為華爾德·亨利·麥都思，53歲。他在10多年前離開上海去漢口開拓新租界，三年前調回上海接替溫思達博士，重新擔任上海這個最大的在華租界所在地的總領事。為了表示誠意，麥都思領事從處理租界華洋糾紛的副領事手裡接過這件案子，親自擔任該案的主審官，邀請會審公廨派大清官員觀審。鑒於撞船事件發生在煙台海面，超出上海會審公廨的司法範圍，麥都思領事根據被告所在國原則，將該案放入領事法庭審理，於1875年5月22日，舉行該案初審。

高易和雷滿需要詳細回顧那次初審，從中得出如何邁出下一步的啟示。

初審在火災后重建的新英國領事館內舉行。這是一幢磚木結構的兩層樓房，屋頂為傳統中式蝴蝶瓦，屋頂以下為文藝復興風格的建築，具有柱子越望上越粗，佈局講究對稱，室內裝潢以雕塑為主的特征。領事法庭審訊室設在二樓，四壁覆蓋橡木護壁板，一具手持長劍和天平的司法女神大理石雕像，據高臨下，聳立在主審官席后面，雕像的眼睛用白綢遮住，臉卻毫無懸念地面向被告，原告，証人，和旁聽的座位，好像在說：“小心你的嘴巴，我什麼都看不見，我一切都聽得清楚。”

証人席上就座的有“非凡號”上的大副，二副，三副，輪機長，和“福青號”船主在船上的代表景富生。被告席上就座的有沃爾夫船長，儀和洋行大班凱塞克，被告答辯律

師高易，律師幫辦雷滿。原告席上就座的有輪船招商局總辦唐廷樞，“福青號”船主景八爺，原告答辯律師擔文。旁聽席上就座的有會審公廨的大清會審官陳福勛，他的翻譯，和《字林西報》記者。這件案子，開創了兩個先例：大清官方有史以來第一次雇用洋律師代表己方出庭；英國領事法庭首次邀請大清官員觀審。

麥都思總領事在下午一點准時出現。他身穿法官黑袍，及肩的褐色長發雜著銀絲，身體明顯發福，隻有挺拔的鷹鉤鼻依然瘦峻峻的。坐在他兩邊的是兩位陪審官副領事。麥都思朝大清觀審官陳福勛禮貌地點點頭，然後宣布開庭。他的開場白是這樣的，“本年4月3日晚上在中國煙台海面，英商儀和洋行商船‘非凡號’和大清輪船招商局商船‘福青號’相撞，導致‘福青號’沉沒，65人溺海死亡。對於這件不幸事件的責任和善后賠償，本庭將根據原被告的答辯，和証人証物，秉公審理。今天的庭審程序為原告律師首先發言，被告律師接著發言，陳述雙方立場。然後，根據原被告的要求，向証人提問。各方當事人和他們的律師，都聽清楚嗎？。。。擔文律師，請發言。”

擔文律師不愧為法學院高材生，記憶驚人，條理分明，他的發言涵蓋了海難時的大量細節，其中參插思路清晰的分析，以及明顯攻擊“非凡號”和悲悼“福青號”的傾向。對於“非凡號”，他的攻擊重點是該船在霧海茫茫中沒有減速行駛，是釀成這次海難的根源。對於“福青號”，他的悲悼重點是一艘盡忠職守，為朝廷運糧運官的商船，在霧海中按照航海章程減速行進，再怎樣小心，碰到“非凡號”的魯莽行為，又有什麼用呢？最打動人心的地方是他活靈活現描繪死難者最後的時刻：捲入冰冷海浪的徹骨折磨，對葬身海浪的極端恐懼，抱成一團的絕望掙扎，死后留下遺孤生活無著的臨終憤恨。對於這樣一出天才說書人的演出，高易覺得如果自己不是站在被告立場上的話，他是會被擔文吸引過去的。

高易的發言承認兩船相撞“非凡號”受損較輕的事實，但這不能成為“非凡號”為這次海難承擔主要責任的証據。“非凡號”重1500噸，“福青號”重1000噸，兩船相撞，誰更承受不起撞擊？答案是顯然的。“非凡號”在濃霧中並非沒有減速行駛。在引經據典地譴

責暴風和濃霧同時出現的“反常”現象后，高易指出“福青號”和“非凡號”犯有同樣一個舉措不當的地方，那就是，聽到對方從船首發出警哨時，都沒能及時回避。所以說，這次相撞的責任，應該由雙方平分。特別不能忽略的是，按照“福青號”的體積，甲板上至少應該備有4艘救生艇，但是撞船后，隻有一艘救生艇放下水，幸虧“非凡號”留在原處海面，冒著自己的救生艇會沉沒的危險，在海浪裡救起35名“福青號”落水的人員，其中包括3名官員。對於兩艘船在相撞以后，各船在救人方面的表現，領事法庭在裁定責任和賠償的時候，應該加以考慮。

“高易律師，你能提供‘非凡號’在濃霧到來時減速行駛的証據嗎？”麥都思在聽完原被告的陳述后問。

“請主審官閣下詢問沃爾夫船長。”

“原告方抗議，沃爾夫船長是被告之一，他的証詞有自己開脫自己的嫌疑！”擔文試圖阻止沃爾夫發言。

“原告方稍候。高易律師，你覺得怎樣？”麥都思問高易。

“為免爭議，請主審官詢問‘非凡號’大副，‘非凡號’輪機長，可以獲得同樣証詞。”

大副和輪機長相繼站起來，回答麥都思的問題。他們告訴法庭，“非凡號”在撩木洋濃霧中行駛時，船速從52圈，減到46圈，再減到40圈，這些都記載在航海日志上。然后，他們提到最初聽到警哨聲以為從左邊傳來，后來確定從右邊傳來，為時已晚。

聽完被告方面的証詞，麥都思又問原告方“福青號”當時的船速。

”福青號‘當時減速到26圈。“擔文說。

“也記在航海日志上嗎？”麥都思發問。

“我方航海日志已隨船沉沒，我方可以提供人証。”擔文毫無懼色地回答。

“傳原告人証。”

"福青號"上的船主代表，景八爺的族侄景富生站起來。他就是沃爾夫看到在"福青號"沉船前的最后一刻，試圖從船首拋下小鐵錨以求穩定船身，結果墜入海中的那個魁梧的大漢。十幾年來在上海商界的廝搏，使他早已洗去當年為"玫瑰號"出庭時的土氣。

"我作証，當時我在艦橋，遇到濃霧后，船長下令輪機長減速到26圈。"

"船長呢？"

"遇難死了。"

"輪機長呢？"

"受傷失去知覺，至今未醒。"

"這是孤証，不能成立！"高易高聲說。

"'福青號'船小，最快速度為40圈，這點我可以提供造船廠的證明。"擔文針鋒相對地回應，"主審官閣下，在濃霧瀰漫的時候，如果'福青號'沒有減速行駛，兩船相撞，'福青號'對'非凡號'會造成大得多的傷害。'非凡號'決不可能輕易恢復正常航行。從這點看，無論如何，當時'福青號'是減速的。"

"你的意見屬於推論，沒有直接証據。本法庭作為推論替你保留。現在，請原告証人回答我，'福青號'從最初聽到警哨聲到撞船，發生了什麼？"

景富生的回答跟"非凡號"大副的回答意外的一致，也是先聽到的方向和真實方向相反，後來聽到真實方向時來不及躲避，才發生撞船。

麥都思讓景富生坐下，問雙方律師："還有沒有其他証據要提供？如果沒有，請原被告雙方律師根據剛才的証據問答，陳述對本案的更新立場。原告律師，請先發言。"

擔文的更新立場為"非凡號"在濃霧加風暴的氣候裡，減速到40圈是遠遠不夠的，顯然和航海章程不附，因此負有造成船難的主要責任，屬於過失相撞。根據航海法，應該按每噸賠銀15英鎊來計算賠償，以1英鎊合7兩半銀子換算，合112000兩銀子。另外，對於造成65人溺死的嚴重后果，"非凡號"必須付懲罰性賠償，每位官員死難者賠償5000兩銀

子，每位平民死難者賠償2500兩銀子，共計230000兩銀子，兩項相加，共計該賠償輪船招商局342000兩銀子。在結案前，領事法庭必須扣留“非凡號”人船在上海，勿使逃逸，直至結案。

擔文提出的賠償總數讓被告席上的每個人都覺得像脖子被抽了一下。

高易的更新立場為“非凡號”減速行駛證據確切，符合航海標準。濃霧加風暴的氣候是造成此次海難的主要原因，屬於雙方同等過失相撞。根據航海法，應該按每噸賠銀8英鎊來計算。”福青號“損失重於”非凡號“，”非凡號“願意將兩船損失合在一起后平均負擔金額。對於溺死65人，”非凡號“認為“福青號”沒有合理使用救生艇，處置失當，是造成大量人員落海的主要原因。“非凡號”留在原處海面救人，有目共睹，不應承擔巨額懲罰性賠償。船長沃爾夫在第一時間向會審公廨投案，沒有逃案跡象，領事法庭無由扣押人船。

麥都思對雙方的發言很不滿意。雙方都提不出駁倒對方的有力證據，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的結局是達成庭外和解。但是，雙方的立場相距遙遠，達成和解的希望象盛夏盼下雪，遠得很。也就是說，作為審判官的他，將繼續受到大清的外交壓力，和本國外交部的行政壓力。

他和兩位陪審官交頭接耳一番，有點疲倦地對整個法庭宣佈：“很遺憾，根據雙方的証詞，本庭今天無法作出判決。為了使下次開庭更為有效，我要求原告方在下次開庭前搜集有關‘福星號’當時減速的確切證據。我要求被告方在下次開庭前搜集有關‘福星號’沒能有效使用救生艇的確切證據。這兩項證據收集完之前，除非雙方或一方發現新的證據，本庭不會重新開啟。本案結案前，為了隨時搜証需要，‘非凡號’必須留在上海。現在散庭。”

領事法庭裁定“非凡號”在結案前，暫留上海的決定對儀和洋行是影響巨大的。“非凡號”在蘇伊士運河開通后，每年至少來回英國兩次，每次給儀和帶來的利潤超過15萬兩

銀子。在來回英國的航運之間，“非凡號”還有從天津到香港的沿海航運生意可做。長期滯留上海，對儀和洋行來講，金錢損失幾乎相當於按照擔文律師的要求，付給招商局的賠款。為此，初審后，凱塞克大班催促高易想法盡快結案。

"雷滿，有沒有想過我們怎麼取得‘福青號’使用救生艇不當的証據？“高易問律師幫辦。

"最好是我們找到‘福青號’得救的水手談一談。希望沃爾夫船長能提供跟這些水手聯絡的辦法。等一下，”雷滿往上推了一把眼鏡架子，“我認為，領事法庭宣佈對下次開庭的兩項條件以后，擔文律師一定會關照那些‘福青號’的水手，不要跟我們來往。順著領事法庭宣佈的兩項條件去做功課，都要經過他們的水手，對他們有利，對我們不利，我們必須另辟途徑，爭取下次開庭時的主動權。”

"麥都思說，‘有新的証據’可以作為重新開庭的理由。你的‘另辟途徑’是指繞開‘福青號’水手去搜集‘福青號’使用救生艇不當的証據？還是指搜集跟領事法庭開給我們的家庭作業完全無關的別的証據？“

"我是指完全無關的別的証據。”

"比如說什麼？“

"擔文律師一心要把整個海難推給‘非凡號’的船速。‘非凡號’的船速每分鐘40圈記錄在案。如果擔文律師在得救的人員裡能找到引擎間工作的工人，出庭作証‘福青號’當時減速到每分鐘26圈，這樣對我們就很不利。所以，我們必須找到別的証據，證明無論船速多快多慢，在當時那種環境裡相撞是不可避免的。“

"我注意到你使用‘當時那種環境’這樣的措辭。我在初審時，已經強調風暴加濃霧是造成這次海難的主因，難道不是同一個意思？”

"風暴加濃霧隻是當時那種環境裡的一個部分。“

"還有什麼其他部分？”

"撩木洋航道狹窄。"雷滿望著滿臉狐疑的高易，不知后者有沒有聽懂自己的意思。

"很有意思，請說下去。"

"初審時，雙方証人都說第一次聽錯對方船的警哨聲方向，等聽清楚時，來不及躲避，才發生相撞。如果航道不那麼狹窄，兩艘船的橫向距離不會那麼近，即使聽錯哨聲方向，應該還來得及躲避相撞。"

雷滿關於撩木洋航道狹窄的說法，目的是要在風暴加濃霧的自然條件下，再增添一條促成兩船相撞的自然因素，從而進一步沖淡“非凡號”的船速在這次海難中的責任。他並沒有想到，這種說法給高易照亮了一條從根本上扭轉官司勝負的快速通道。

"今天的會議到此為止，"高易突兀地結束和雷滿的談話。"請轉告總文案，取消我今天余下的一切會議。我立刻要去工部局。"

半小時后，高易從馬車上下來，穿過工部局玫瑰色大理石地板的大廳，直奔二樓。由於他是現任工部局董事會董事，不用在樓梯口那個葡萄牙職員的接待桌前做任何訪客登記。在二樓走廊盡頭那口古董鐘的右手邊的資料室前，他用手杖敲敲門的底部，不等門內回應，就開門進去了。

資料室很大，擺著成排落地橡木書櫃，透過書櫃的玻璃門，看得到裡面一層層金屬隔板，隔板上整整齊齊豎滿編號的卷宗。一個葡萄牙職員正坐在門邊，閱讀當天的《字林西報》，看到高易進屋，忙站起問需要什麼幫忙。

"告訴我，1868年全年的《工部局董事會周會記錄》在哪裡。我要查閱。"

葡萄牙職員帶著高易走過好幾排書櫃，七拐八彎，來到一架書櫃前，用鎖打開櫃門，指著最底下的兩層隔板上的卷宗，"都在這兩層。還需要什麼，高易先生？"

"沒有了，謝謝。"

葡萄牙職員為高易搬來一張有靠背的木椅，然後留下高易，自己回門邊繼續讀報。

高易從打開的書櫃裡抽出一本本1868年的《周會記錄》，他先翻到旗昌洋行大班金

能亨當工部局總董時主持周會的那些記錄，又從這些記錄的附件裡找出跟江海關來往的信函，最后從這些信函裡選出三份，放入自己的口袋。離開資料室前，他告訴葡萄牙職員暫時借走三封1868年某月某日的信件。

高易在工部局資料室足足待了三個小時，但是他沒有任何休息的願望。出了工部局停車場，他交給馬車夫一個地址。那是“福青號”原告律師擔文家的住址。

高易隱約感覺得到，擔文需要一場轟轟烈烈的審判，既有新聞報道，又有滿天謠言，經過一番大吊全租界胃口的企盼，然后贏得勝訴，從而奠定他擔文在上海法律界和高易平起平坐的地位。現在，高易決定無預警地拜訪擔文，用手裡的三封信提醒這個剛出道的法律高手，想用長期不結案，扣住“非凡號”，拖到儀和洋行不得不按照招商局的條件賠償的戰略，有被反咬一口的危險。

擔文律師的家和高易本人的家都在徐家匯路上。高易在生了第二個孩子后，因為大兒子過於淘氣，小女兒過於吵鬧，影響凱賽克夫婦的作息，堅持從凱賽克大班家搬了出來。拉妮和阿芳跟著搬入高易的新家。

徐家匯路和極司非爾路一樣，都是十幾年前同長毛作戰時開辟在租界外的軍用道路，后來經上海道台衙門同意併入租界。位於租界的邊境，徐家匯路的西側是田野。春末夏初的傍晚陽光，照耀著稻谷成熟的農地，青蔥的菜院，五色果園，河邊垂柳的小河，以及灰色的草房。以此為背景，路的東側透延鋪開一長排西洋別墅，家家用鐵柵欄圍起大小不一的花園，座落在花園底部的建筑沐浴在陽光裡，深色的百頁窗，攀牆的花藤，都被涂上柔和的橘色。

高易的馬車到達擔文家之前，先經過自己的家。那是一幢牆面嵌鵝卵石，南面有立廊的英國鄉村式兩層別墅。室外有一部貼牆的石級扶梯從一樓通往二樓。這時，高易真希望亞力克斯在門前玩耍，或是拉妮抱著凱莉在二樓窗口看街景，看到他的馬車經過，父子間可以隔著距離招手致意。但是，高易隻看到華人花匠在屋前修理草坪。

高易的馬車到達擔文家前。作為專業律師，擔文在公共租界的年資低於高易，但是擔文的家居卻遠比高易的家居來得氣派。擔文的住宅簡直像南歐小公國的宮殿，它聳立在攀滿常春藤的鐵欄杆后面。越過頂端為金絲絡子的雕花鐵門，進入眼帘的首先是一片佔地兩英畝的英式花園，從鐵門到房屋之間，鋪著穿過花園的花崗岩車道，車道兩邊擺著一溜湖綠色的陶瓷花盆，裡面盛開英國紅的玫瑰花。

高易的馬車經過車道來到房屋正面的一排大石柱前，大石柱上同樣纏著常春藤，大石柱的頂部支撐著一部在二樓的大露台。

一名印度管家將高易迎進屋去，經過鋪白地毯的客廳。客廳窗上黃澄澄的絲質窗簾將傾斜的陽光濾成朦朧的光圈，牆上掛滿仿十五世紀文藝復興時代名著的油畫：有牧場，森林，小溪，風車，鐘樓，和燈塔，令人覺得仿佛置身畫廊。油畫下的家俱，以仿路易十四時期的白緞面金流蘇的沙發和臂椅為主，傢俱腳上雕滿花紋。客廳的左邊是奇特的中西混合的壁爐架：三層中式釉璃飛檐疊加在一起，鏡框一樣圍住壁爐上的碩大玻璃鏡子。客廳的右邊立著希臘傳說中長跑報訊馬拉鬆大捷的瑞典戰士菲迪皮德斯的青銅雕像，雕像大理石的底座簇擁著裝在竹籃子裡的紅白相間的玫瑰花。銅雕像后面是一部轉成90度的緬甸紅木樓梯。接到管家通報的擔文律師，像迎接久違的老朋友一樣，站在二樓的樓梯口，恭候高易律師上樓。

高易在擔文臉上看不到絲毫對自己突然到訪有任何驚訝的神色，笑容可鞠的擔文身著薄呢便裝，胳膊肘下貼著麂皮補丁。好比是一對剛郊游回來的鄉紳，擔文挽著高易的手來到大露台上。

大露台的三面挂著用中國彩珠串成的線帘，線帘的上端鉤在金屬的架子上，下端幾乎碰到鋪印度竹席的地面，輕風一吹，發出悉悉簌簌的聲音。露台面對田野，暮色正在降臨大地，田野裡反射出晚霞的金光。空氣裡飄浮著植物干燥的香味，從庄稼，草叢，樹梢揚起一群群小金虫的嗡嗡鳴叫，和池塘裡青蛙的歌唱匯成一片。

露台上放著幾把用竹子搭成的中式竹榻，上面蓋滿綢緞靠墊。賓主靠得很近，坐下竹榻。

"你喝什麼，要不要來點威士忌？"

"好的，喝威士忌。"

片刻后，仆人把酒端來。擔文親自替高易斟酒，互相敬酒，然后切入正題。

高易用家常聊天式的語言將法庭上雙方的立場和麥都思領事的目前裁定回顧了一遍。他措辭小心，毫無增減，所以沒有引起擔文的任何異議。然后，他指出在結案前不許"非凡號"離開上海的裁定對"儀和洋行"來說也許是痛苦的。

"僅僅是也許？"擔文問。

好吧，不是也許，而是實實在在的痛苦。高易坦率地承認"非凡號"是儀和洋行在遠東最大的商船，滯留在上海，每年對"儀和洋行"帶來的損失是無法接受的。不過，海難事件一天不結案，招商局就一天得不到賠償，對擔文的委托人景八爺他們來說，也不是可取的。"福青號"沉沒了，需要資金重購新船。既然如此，為什麼原被告雙方不朝庭外和解的方向努力呢？

聽到此為止，高易的話都是擔文預料中的，也是擔文希望聽到的。瞧，儀和洋行受不了"非凡號"長期滯留上海，終於求和來了。以高易的資歷，不會不懂得先開口求和的一方，在庭外和解的談判中，一定是處於下風的。高易今天不請自來，登門求和，可見對方受到的壓力一定比自己預料的更大。

"閣下有什麼建議？我洗耳恭聽。"擔文用盡量寬厚的口吻說。

"請看看這些信，"高易從口袋裡掏出從工部局資料室借來的三封信。

擔文雖然有點意外，還是麻利地一把接過信件。在接下來的20分鐘裡，兩人陷於一片沉默。擔文將高易的三封信反復閱讀，琢字琢句推敲，希望發現這三封信和庭外和解的關聯，或者是藏在這三封信背后高易的真正意圖。但是，他沒有發現想找到東西。葫蘆

裡究竟賣什麼藥？擔文不喜歡這種含糊不清的局面。他開始對高易今天來訪是為求和而來的判斷，有點信心動搖。

"我能請問這些信件是從哪裡得到的嗎？" 擔文看完信后問。

"工部局資料室。這些信件是1868年工部局董事會周會記錄的附件，工部局董事會記錄對公眾是開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查閱。"

"那麼這些7年前江海關的資料跟我們這件案子有什麼關聯呢？"

"我能取回這些信嗎？謝謝。請允許我將這三封信裡的一些要點給閣下念念，然後我和閣下一齊探討這三封信跟我們案子的關聯。第一封信裡是這麼說的：‘出入上海港口的貿易額從1864年的三千萬兩銀子增加到1868年的七千多萬兩銀子，江海關的收入超過三百五十萬兩，為大清之冠。’其中提到為首的幾家洋行，包括儀和洋行，一年比一年多繳的關稅。第二封信裡是這麼說的：‘商船數量年年增加，船體體積明顯增大，江海關收到上述洋行的商船對航道疏浚不力的抱怨。’，然後列舉了受到抱怨的幾處航道疏浚不力的地點，其中有上海港吳淞口，廈門港九龍江口，天津港大沽口，煙台港撩木洋，等等。第三封信裡是這麼說的：‘對沿海航道的疏浚，江海關尚在等待大清政府批准。’然後列舉尚待批准疏浚的地點，其中有天津港大沽口，煙台港撩木洋。對此，溫思達領事在該周會上的評語是大清政府出於海防考量，不願批准沿海航道的疏浚。現在，閣下對這三封信和我們案子的關聯清楚了嗎？"

一陳沉默。擔文凝視著高易，他那尖銳綠色的目光，要從高易不卑不亢的神態裡探出高易心中的計劃。顯然，高易不是來磕頭求和的，他是帶著一個大計劃不露聲色地來挑戰的。他從這三封信裡挑出兩處提到煙台撩木洋，一處提到儀和洋行，對本案有明顯的針對性。自己到目前為止仍在霧裡觀花，這是一個很不妙的兆頭。

擔文畢竟是爐火純青的律師，他藏起心中的疑慮，身子往后放鬆，斜靠在竹榻上，口氣滿不在乎的問："這些都是江海關和朝廷的事。我想我們應該把重點放在如何讓你

們的‘非凡號’盡早獲得自由。”

“我們想到一塊去了。“高易口鋒一轉，”我今天來就是想跟閣下透個信，如果我們雙方不能在短期內達成和解，我將根據剛才三封信裡指出的幾處重點，向大英公使館投訴，狀告大清政府多年來不理船商提出疏浚航道的要求，因而造成這次‘非凡號’和‘福青號’在沒有疏浚航道變窄的撩木洋相撞。所有在這次船難中你我雙方的損失，包括‘非凡號’因為官司牽連，不得離開上海期間的生意損失，都應由大清政府賠償。這樣的話，我的委托人就不會有‘非凡號’滯留上海的金錢壓力了。”

擔文一邊仔細聽高易說，一邊找高易話裡的漏洞。”大清政府出於海防原因，不願疏浚航道，是溫思達領事的話，不是江海關的話，以此作為證據，投訴大英公使館，純屬張冠李戴，站不住腳。“擔文說著，從竹榻上直起上身。

“我為什麼要提大清政府出於海防原因，不願疏浚航道呢？我隻要指出7年前包括儀和洋行在內的船商要求疏浚包括撩木洋在內的航道，而7年后撩木洋的航道仍沒有得到疏浚這個事實，不就足以釘牢大清政府的責任嗎？如果航道加寬，‘非凡號’和‘福青號’橫向距離就不會那麼近，即使第一次聽錯對方的警哨方向，雙方仍有空間避免相撞。”

夕陽余暉遮護了擔文血色頓消的臉頰。世界在半個小時裡徹底改變。半個小時前，他在琢磨如何利用高易上門求和的良機，敲骨刮髓地榨出庭外和解的最好價錢。半小時后，他不知該如何阻止高易不要投訴英國公使館。高易這一招最厲害的地方是把大清政府牽進去。所謂大清政府，就是指輪船招商局的頂頭上司李鴻章。擔文深諳大清官場一條不成文的規則：給上司添麻煩的下級都沒有好收場。好比說林則徐在廣州燒鴉片，洋人無奈他何，揮師北上打皇帝，結果林則徐罷官充軍。如果李鴻章成了被告，唐廷樞，景八爺他的這些委托人早晚會吞下最后苦果。輪船招商局的生意正在步入佳境，難道要栽在自己挖坑的這場官司裡？當真如此，他擔文到上海以后在中國官場建立起來的輝煌聲譽，會像露台前美麗的田野遇上撩原烈火，燒成灰燼。

"事情好商量，"擔文綠色的眼睛依然發出光彩，"剛才你說在最短時間裡達成和解是指多短時間？"

"一個星期。請告訴你的委托人，都不要犯糊塗，大家友好地談一談，了結此案。"

"你是一個通情達理的人。"

"咱們合作吧。"

"我做不了主。我會把你說的一切轉達給唐廷樞先生和景八爺。"

這時，大露台對面的柳樹群簌簌響著，仿佛是在為"福星號"唱挽歌。

一星期后，凱塞克大班在外灘儀和洋行總部收到輪船招商局總辦唐廷樞托高易轉來的和解信。信裡即有建設性的和解條件，也有出乎意外的新建議。看完信，大班一言不發，背朝高易面對窗口，吸著雪茄，用深思的目光對窗外黃浦江面的景色看了很久，然後轉過身來。

"您的意見是。。。？"高易問。

"唐廷樞的胃口真大。我同意按他的條件談判和解。"